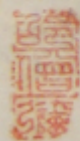


聊城野史雜誌

一九八一年六月号、第三期



試稿

7812字

聊城野史杂志第三期（八一年六月号）目錄

五十年前、聊城毛笔工人的罢工运动

荣锦菴

回民婚丧礼俗谈

钦惠

撒

丁宏

聊城城镇地名琐谈（三）

傅崇娥

乘凉闲话

墨林

故事新编（鲁仲连射书喻燕将、古东郡筑台颂高风）

李小白

聊城佚闻（二则）

丁世蓉

编后余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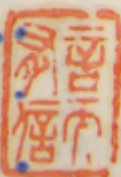
力竹



五十年前

聊城毛筆工人的罷工運動

榮錦菴



北伐前·聊城毛筆業概況

東昌府的毛筆，是很著名的地方特產品。它繼承明清以來的傳統技藝，歷年遞接循規蹈矩^也，師徒授受訣竅，是那麽一丝不苟，功夫純熟，再由精選料精粹，掌握得法，因而可出產品，質量的確是好。它行銷南北數省，遠至東北，有相當聲譽。

一九二三——二六十年間，聊城毛筆業，已漸^々似乎褪落了黃金時代的光輝，但還是表面有其維持歷史性峥嵘形勢。那時，張崇昌做山東督辦，教育廳長是清末狀元王壽彭，他老先生尊孔崇古，提倡讀經，影響所及，不但東昌府的本版書，銷路大暢，捎帶着毛筆，也相當發展。那

時這裏經營毛筆業的，大小店舖有：

天和永 德潤齋 文林堂 文美齋 同順堂 松華齋

文元齋 萬元長 文聚堂 同志堂 春和祥 文玉房

同合堂 孝子平 餘子尚 魁允堂

這十多家店舖，多數財東為衡水、太原、太強等地，本地人也佔一部分，大的商舖除主營毛筆外，還兼營地方土產，如烏冬、玫瑰醬等，運銷外地，賺得利潤，以擴充補助其本行業務。

受僱於店東的毛筆工人——做毛筆的工人，他們會這種手藝，却很少能自己开店做生意。都是受僱於店舖，去當師夫，多為本地人，外县的也很少。他們分技術的高下，以區別工資的多少，新招的徒弟，是沒工資的，只由店裏供給每天三餐，逢年過節，或給几吊鞋襪錢而已。至於師夫的工資，是另

年工（一整年工資多少）及「條件」（按數計值）。干活時間，是談不到什麼八小時十小時。活不忙，也是一天到晚地干。活緊，白天不用說。晚上「打夜燭」。如果是條件，那就比較公道。是多少活拿多少工資。師父們總是忙得要命，而自己可以多掙几文。不過，這是屬於較高技師才行。如一般平庸者，也只可做年工，去實干若干，否則就有「保不住飯碗」之危險。至於學徒工，除了跟師父學手藝，還要兼着做飯、打水、打柴。如果小型店鋪，掌柜的和家眷住在一起，可謂「連家店」。那麼雇个學徒，除每天干以上那些活，更得給師媽抱孩子。如果不听话，一句話就叫你捲鋪蓋捲。馬上「搗窩窩」。而「夫項」打掉。所以說，過去旧社會中工人们，受雇於人，等于「賣身投靠」。俗語說：「賣整個的」，就是這個

意思。那時候，工資不叫工資，叫「身錢」。

反剝削反壓迫的工人鬥爭

遠在二十年前，聊城县各工、商店、和工厂，虽然全

体工人数以千計，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团体组织。更談不到什麼中心领导。只是天天埋头苦干，拚血拚汗，死巴苦熬地，挣几个錢養家糊口。但店方有时是從工資中，變更方法剝削，有时延平十活时间，並不給予應得報酬。有的從飲食上無理節約。尤以每年的二、三月間，也正是毛筆生意、銷售旺季，店方財東总是千方百计，誑騙工人多干活，而又盡地苛扣工資，不發給應得的辛勞代價。工人们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而人情道理总是明白，下力出汗，言有所作驗，家中孩大窩小的啼飢號寒，摆在眼前的現實，他們由於這內因外素而互相

刺激、压迫之下，会在自然发生的反饥饿、反剥削、追求公道、真理之热烈情绪中，自动结合起来，作正义的奋斗。

张贴揭帖——致罢工抗議

聊城毛筆業，大小十多家，工人不下三百名之多，

他们经过互相碰头决定，写出「揭帖」，贴出城廂内外。这种揭帖内容措词也很简单，也就昭示出某日，要全体停工。揭帖贴出，真所谓不脛而走，很快地传播开来。于是所有毛筆工人，採取一致行动，立即於一定时间，撤下了活就走。霎时间，街巷中簇聚了工人队伍，连学徒工也跟着跑出来参加。他们秩序井然，毫不嚣张，都向一个约定的目的地——城内王家園财神庙——集合，再进一步商讨应付办法。

掌柜、财東们，虽是平日豪氣派十足，視工人如奴隸。一旦遭受工

人的齊心反抗，也是非常害怕的。害怕因停工而牽累到他們營生，受很大的損失。於是不敢再堅持以前的，工人所不能接受的制度，托出人事，從中調解，達到雙方讓步的協議。這樣，勞資鬥爭，是年々要發生一次的，而擔任調解人，不外劉玉山、李文德等。他們也是店舖中人代表人物，還多少同情勞動工人的處境，可以提出比較公平的方案。

古老的東昌府，從明、清以迄民初。這裏不祇是文化薈萃之區，更稱得起為魯西北工商業繁盛重鎮。各個行棧、工場中，各類技藝的工人階級，他們從實際生活體驗中，政治覺悟隨着時代前進而逐步提高，是具有一定的因果和規律。

回民婚喪禮俗談

欽惠

伊斯三教的回民，其宗教信仰，最為誠摯。無論富貴，皆虔篤不苟地遵奉教儀，所有傳統信條，嚴格履行。歷若何艱危環境或威脅，從不少渝。對於他回民婚嫁、喪葬等一切習俗，有的和漢族截然不同。其詳細處，尚不够十分了解，今就所知者，畧述一二：

回民的結婚，所謂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等々旧時代風尚，大概也和漢族不差哪裏。至於「傳東」、「擇吉」等的「六禮告備」一套儀式，或略有不同。拜堂時候，由教中「阿訇」（老師父）來主持，禮堂中，新郎新娘並立，阿訇在一邊端坐，喃喃誦經。他唸的什麼，別人听不清，即听清也弄不懂，大概不外頌禱一對新夫婦，信儀和諧，白头到老之意。典禮完畢，至於入洞房，吃合巹酒種々風俗，是否也跟我們一樣？

就不清楚了。

(五) 回民的喪葬禮俗，和漢族確乎兩樣。人「壽終」後，把所穿衣服要統統去，擇淨室，臥地下，洗滌全身。用白布三丈六尺，將遺體裹好。親友知道後，送「哭飯」於喪家。這「哭飯」意義，是表示遭逢喪事之家，哀慟已不能舉火。親友送來吃頭，以免悲而忘食也。但哭飯是至戚才送，泛泛之交或疏遠親友沒有的。阿訇來誦經，據說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，是要給這老師父的。但是他不一定拿回，已就用，酌給教中較窮之戶。

再補充一句，送「哭飯」，大抵都是四盤子菜，兩盤饅饅。菜不拘葷素，視送者經濟條件。或相互關係而酌量配搭。

親友或街坊，不一定都是回族，有交情的，共送「油麵」。油麵是食油和白麵，數量似無規定。用个托盤子，白麵堆到上面，^堆長方形，

上面摘隻盛油的碗，送到喪家。喪主接受油麵的第二天，就分頭往送「油香」，以作答謝。這「油香」是用燙麵，再桿成餅形，下油炸熟，不加鹽及其他佐料，吃起來，軟綿、酥滿，倒挺可口。

遭逢喪事之家，南吊對，須要由喪家婦女輩守在大門外。若有來弔孝的親戚街坊女眷，她們離大門老遠就哭着走來，這必要哭着迎上去，到跟前叩頭謝孝，再陪吊者一同進門行禮哭吊。看來，「喪盡乎哀」這個禮俗，是比漢族隆重。回民葬埋，是不用棺材的，墓穴洞戶，中築土坑，將遺柩安置坑上，外面覆土，修成長方式坟頭。

回族是喜界多數國家、地域、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宗教民族。他們有虔誠謹嚴的唯一信仰，有親密堅強的團結精神，他們敵愾同仇、愛憎分明，

在所謂「史无前例」的十年浩劫中，部分地区把礼拜寺强自佔用，污秽破败，
見者側目，更有其他非法每天的侮慢行为，这都是一种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
措施，四人帮打倒后，右派彻底追查，纠正。

撒

丁宏

「撒」是回教中一种食品，原料用大麥，（没大麥用小麥）從水裏撈過
後，就摘到碾子上串，把浮皮串掉，光剩仁。下鍋煮熟，澆上佐料，喝到嘴
裏，香、滑、肥、腴，不滯不膩，真够味！

佐料以羊肉、鸡丝、葱、姜、醬，再加上其他調味品，打成湯。現吃現澆，趁
熱南一大碗，頗解饑吻。記着！麥子浸水後，要馬上就「串」。如停留過久，
濕透了裡邊的仁，一碾就碎了。這「撒」，從前街口有担挑子卖的，今已无。

由於年代久遠、滄桑遽變，大自一城一鎮、一山一湖，還往往發生改易形貌，非復旧觀之可能。那麼，一街一巷更微不足道了。

聊城城廂這些條街巷，大的街，還變化不大。雖然名稱或偶有更改，但大体原來輪廓，依稀宛在。然而，大街中夾雜着小胡同、小方城，居然也有其歷史沿革名稱。因日子長了，會被擠軋得无影无踪，或由住戶稀絕而自己无形消滅。這裏，例舉其二：

東關前後菜市的中間，有一條長達半里，橫貫南北的“許家胡同”。

這胡同的半腰之間，從前有向西發的杈，杈的當中，復有紡歧，形成了一丫一拐、二彎、三曲的幽僻小巷。這小巷的心臟所在，靠南邊，

聊城城鎮地名瑣談

(三)

有“凹簍”，只住有三五戶人家，名“張家園”。

如今，許家胡同還存在，歸屬於後菜市街。而張家園，早就沒有了。那個地址，就是現下的“三市小學”校門之內的一小部份地面。老戶人家只有魏姓一家。其餘的，別說這小小張家園，連許家胡同，很少原址居民了。

像這樣情況，全城而言，是不^在少在少數。限於篇幅，這裏先談這一個罷。

乘涼閑話

(一) 墨林

時當夏季，晚飯後，坐在家里，感到向熱不爽，又苦於蚊子的紛扰，於是，几个老头兒，携小凳，揮破扇，不約而同，集南部之田邊堰頭，作乘涼之小聚。野外空曠，清風徐來，覺一天燥燥，始焉冰消。

老年人喜談往事，海濶天空，初无挾擇。大自宇宙飞船的發明，小至市場黃瓜身價之昂，无所不談，呼之，犹如白頭宮女，話天宮遺聞也。然其中亦曾涉及地方掌故，里閭佚事，頗足可記者。因而，開本利一角，草「乘涼閑話」，雞兔蒜皮，卑之无甚高論，命筆之始，贅叙語以為序云。昔一九八一年，陰曆五月之上浣。

甘肅縣葦葦

甘肅縣的西、北鄉一帶，如「梨園」、「劉店」、「屯里」等村，盛產葦葦。那里農民，對培植葦葦，有傳統熟練的技術和經驗。所以年年種，年年收，从无减产亏损之虞。葦葦先養苗，養好苗，再下畦栽板。这个畦子，掘有五六寸深。先須「砸底」。這回壁泥土，也得砸得結實牢固，使兒不至滲水。底，連砸加捶，成了好像整作的硬版以後，再傾入土，厚約尺許至二尺，接着就放進水去，浸透土面。然後，牽牛耨耨下去，弄回地耙，踐踏。把一畦泥水，弄得像蒜汁醬一樣，一看，攪和的差不多了，就不管它，隔一天，水分已浸透入內，表面只見板潮濕的泥面了，再仔細觀察，有沒有不平整之處，如發現局部凹陷或阜出，還得撒土、澆水，使其一平如鏡，才合乎要求。

畦子整好，就开始栽种。时间是在每年的麦收以后。把养成的荸薺苗，一颗一颗，每颗相距八寸远，向稀浓而匀的泥中栽植。全畦栽完，放水，水要持久地保存不涸，仅仅浸及苗的半茎。等到苗儿初见抽长约在个月之内，施肥，用大粪干末或轧碎的豆饼，拥在苗下。助其孳生力。至于「鸡粪」可上荸薺，到荸薺不没有这个习惯，或者别的地方吧。

荸薺选种，只挑揀那色泽红润，尖儿直上的小粒个儿。尖儿歪斜而色呈绛赤者是「母」，不能入种。荸薺是荸薺味甜脆，嚼之无渣。是其特点，平均一分地，可收穫四、五百斤。

捉蚊釀禍

六月六日夜晚，前某市張金生家，因持煤油灯捉蚊子，火烛帐子，引致倏起，幸急扑救，未焚及房屋，但已烧伤了七岁孩子，烧毁了蚊帐、被单，这全是由於污水养蚊而给

群众带来的危害。

聊城酒厂和皮革厂，日日夜夜排洩大量污水，製造出人为祸灾，老百姓有苦难诉，病患与死亡与日俱增，这有什么办法？政府负责公，你们行行好，救救这一方老百姓，行不？

拾柴

天不碰头的老头儿，有两位喜欢拾柴伙的。早晨，踽踽于河崖林畔，公路田塍之侧，往往见有枯枝折叶，零落地下，弯腰拾起，持之，挟之，成一大束。回去，可烧两壶水而有餘。久之成习，见一枝半茎亦欲撷取。然而，此「不伤大雅」，「人弃我拾」之爱好，亦成了一种兴趣。其实，蔑蔑者能值几何？但是，如人家都点煤球或「煤饼子」。这拾来的碎枝残叶，似已无用处，如果烧「混」还可作「打炉底」用。倘「烧地锅」的话，却可收到「物尽其用」的效能了。唉！拾柴者志在消遣，初不计其若何利用也。

故事新編

東昌 李小白著述

荏山 劉興俠試評

第一回 魯仲連射書喻燕將 築台東郡頌高風

季節已是暮春三月了。這暖綿綿的和煦的輕風，吹得人們心醉神怡。要說，這晉「一年之計」之大好辰光，如果過太平日子，無論工农商以至唸書的學子，也恰好努力，干劲十足。可是，偏有一些掌握權勢的國王，如戰分子，他們不安享那弄尊處仕的高級生活，慣如窮兵黷武，興師動眾，來製造戕禍，給老百姓平空帶來了無窮痛苦。使得不少地區，廬舍為墟，寸粒難收，流離流寓，民不聊生。正是：你打我拚奪權利，只是坑害老百姓，待得爭佔江山後，難免被人一剝平！且說魯仲連先生，他東引趙國的都城邯鄲，已經半月多了，住在城外一家黃梁旅社里，獨自一個房間，服務員送茶送水，照應得倒十分周到，旅館里也附設食堂，一日三餐，不必上街上飯館去換彈，却也十分便利。

這個旅館，地方很寬敞，院落裏還闢有花畦，種着各種花草。這時，薔薇花朵，正在枝頭含苞待放，芍藥和牡丹，也在另一花園中昂着她們即將舒展的雅態，真是美麗芬芳，令人可愛。魯仲連這天，吃過了晚飯，太陽已是夕暉斜

照^時②近薄暮，他从屋裏搬出一隻籐椅，坐在那花畦之前，燃着一支「易水牌」
過濾咀的香烟，噙着，神態悠然地，对那朵朵鮮花，看得出神。这时，旅社
的經理孟广才，從前边走过来，笑道：「仲連先生，沒出去逛逛？」原来这位
子血經理，虽然干着这所謂服务行业，却也上过大学，新的旧的学识，肚子
裏倒装的不少，和魯仲連很談得來，當下，由人從帳房搬过椅子，兩個便
隨意南談，頗也解去一些寂寞。

孟广才問道：「您老大名，我早已很景仰的了。几年来，我经常地從『青國
春秋』那种刊物上，拜讀过你写的文章，真是義理中肯，見解独到，又談过不
少的介绍你老的記述，說：魯仲連先生，從小就聰慧过人。十二岁时，就把
有名的舌辯之士田巴駁倒，所以人称为「千里駒」，那田巴虽被你辯得說不出

話來，可是很佩服的^你天才，他說：「這是一匹飛兔啊，比千里駒還要棒！」曾仲連笑道：「你不要听信那報刊上胡吹噓，哪有這事。方才又說：我們這裏出版的『大趙新聞』，是國家中央机关發行的（張大型日報，副刊『長城』，有每日連載的『近代人物評述』，听說^是邯鄲大學的，一位歷史系教授牧野所撰，我在上面曾看到過記載保老的事跡，那正是我國春秋時代，暴秦侵畧，趙括誤國，長平之役，我軍慘敗。以後，秦國強寇又發大兵，把我都城邯鄲包圍，我國求援于魏國，魏國之王派了一位辛垣衍將軍，來勸說我王，叫我王紓尊卑詞，尊秦昭王為帝，以希望暴秦退兵。那一次，虧得你先生出頭，見到辛垣衍，把利害關係向他陳述，才未致於鑄成大錯。以來，國家轉危為安，使秦國再不敢冒險進犯，誰不念先生的功德呢。」

魯仲連道：那時的國際形勢，是稍有眼光的人，都看得出的。凶暴的秦國，自恃武力強悍，驕橫不可一世。他不但把本國人民，壓榨奴役，苦痛萬分，他还狂妄地大言不慚，要征服全天下。可惜的是蘇秦所建議「合縱公約」，沒有徹底地執行。如果他那計劃，六國都認真堅持到底，豈不叫秦國日見孤立，不愁滅亡。由於六國領袖，不善自團結，並互相猜忌，而中了秦國的反間設計，結果一，都被其害，實在令人痛恨。

孟廣才道：那時，強敵壓境，勢甚危岌。平原君已是徬徨，猶疑，沒有決策。若不是你老的仗義發言，以後真不堪設想。你老義不帝秦的美德，人，你贊。尤其不受趙王的封邑和千金之贈，更值得令人景仰。仲連道：那是我性情疏放，不樂於做官為官，天々受那約束。就是生活

苦一点，哪有这随意游览、到處觀光、多自由呢。他兩人只顧談話，不覺已更深露冷，方才弄了下手表，已是十點十分，隨各回室就寢。

魯仲連原是個儻不羈、風流放逸之人物。他旅遊各地，專好與人排難解紛，見義勇為，只是志意功名利祿，逍遙自在，無如現天下紛亂，七國之間，常起戰爭，因而也頗影響行旅的安全。他这次住於趙國黃河旅社，除了天天看報紙，和店主人閑談解悶外，也無所事事。由收音機中，他很注意听國際形勢動態，像那燕國之王喜即位後，重用廉頗為相，派栗腹出使於趙，作鄰邦友好联系，以乘由於栗腹挑撥，兩國啟釁，燕都被困，以又恢復邦交，種種錯綜複雜的新聞報導，使他更感到亂世情勢多變，不足不求仕進為避禍妙訣。

眼看已是三月、四月初了。城外的小麥，漸見黃色。那喜報時令的「布谷鳥」，不断地飛越屋脊，隨飛隨叫。声声，單固都聽！好像警告六個國家的民眾，和國君，要提高保土衛國的警惕，時時加強戰備，單固國防，不要麻痹大意，輕視敵人。这一天，魯仲連正坐在房間，看當日的「漳江晚報」。有邯鄲市太行劇院的廣告，今晚是一齣近代歷史劇，「紅粉英雄」。由著名女演員花露珠，充飾劇中主角。劇情乃是魏國信陵君，潛求魏王愛妃如姬，暗盜虎符，發兵救趙的故事。

一會兒，孟經理進屋來，笑道：「你老看報啦，有什麼新聞？高興嗎？」晚上去看花露珠的演出，真不愧色藝雙絕，壓倒全國！孟經理也說，隨手遞上一支香烟，拿打火機給魯仲連燃着。他接着又談起這了花露珠，原先曾和那個倡議「合縱公約」的大政客蘇秦，有一段相識，後來又鬧翻了，兩人就決裂了。

從此夜明珠仍做她舞台生活，虽然妙龄稍过，化装内还是芳姿丰腴，倾倒观众。
鲁仲连道：我已考虑要回老家看看，没心情再欣赏这位名旦的拿手如戏了。说着，他把那张晚报上的头条新闻，指给孟广才看，说：你瞧，这倒是个严重消息。广才看时，报上才一版，这样登载：

小燕无理佔我聊城

我軍圍攻指日可克

——城內彈尽援绝势难久持——

(代中央社臨淄三日電)燕國不講信義，侵我大齊疆土，陷佔聊城，幾將一戰，我大將田單，率軍圍攻，殺敵甚多。城中民怨沸騰，兵无斗志，糧秣幾尽，更无外援，而敵將就委任員謁頑抗，不日城破被奸，殃及池魚，戰火蔓延人民塗炭，皆彼燕國之罪惡所致也。

這張報紙，是燕國出版的，年号是孝威王八年，亦即齊國的田建七年。秦國的莊襄王元年。那「代中央社」，是燕國中興政府，國家通訊机关。這時候，七國都有官方和私办的報紙發行，各國發行的通訊稿，都互相採用。

當下，魯仲連對孟經理道：「方，我看到這條電訊，心裏却亂得很。過去，

我們齊國與燕國，本沒什麼仇隙。只因那些空聊政客，挑弄是非，又舉殷乾
啓戎端，侵吾領土。所以才造成今日難以調和局面。我的原籍，是在山，距聊
城僅六十里。都屬於燕國最西北的邊陲城邑。如今，那裏兵連禍接，終自
打仗，我那故鄉也難免受到徵兵催糧，等等鈔批。我決定明早啟程歸去。

五年前，邯鄲往聊城，^{以前}是有一条鐵路的。名叫「信陵路」。是紀念信陵君。

假符救趙

料五年前，中途忽被水患，部分損壞，迄今不能全強。

通車，魯仲連只得買紅葉峪站的票，於次晨六點廿分，與孟廣才握別，乘火車起身。下車後，吃了點東西。下午二時，改乘汽車，沿武東公路直

乱市秩序紛紜之期，這家旅舍，營業蕭條，住客寥寥。往昔，地方有
電燈設備，入^夜通亮輝映耀，羣衆稱便。而今也早停歇。晚上，店掌櫃送來了
小煤油燈和茶水，魯仲連和他閑談了些這裏圍城情況，和齊軍攻打效果。店
主人也唯諾，不敢亂說什麼，也就罷了。這一夜，魯仲連尋思至再，因
想到桑梓之邦，這得要有個解決辦法。不然，這一方同胞，遭受痛苦，何
日是了？怎麼看手，且待明日去拜訪田單將軍，了解一下情況再說。
次日，魯仲連直奔開渭東客棧，打听明白將軍司令部所在地，便去謁見
這位指揮作戰的前線將領，田單將軍。

田單也和參謀長田凱，研究進攻戰畧。這田凱原是孟嘗君的兒子，早年
曾留學歐美，學習軍事，對炮兵機械擅長。回國後，便派到部隊工作。這
次戰役，他隨田單前來，任上校參謀長職。他兩人所得報告，魯仲連先
生來訪，都出於意外。忙說請請，歡迎，歡迎！（未完，下期續刊）

聊城轶闻

丁述芬 刘婉菊主编

代序

東昌府·首縣聊城。從春秋戰國·一直到現在。二千多年以來·歷史悠久。地方變遷也很大。關於政治·軍事·文化·建設·以及改朝換帝許多可驚可愕之事跡。可笑可悲之見聞·猶如電影般·一幕幕映出·又瞬息成空。年々月々·人事滄桑·誰能緊記那些事？

不過·大綱節目·有關正史者·自有主管機構·秉紀載存指。至于閭巷佚聞·民間故事·是志乘所不盡錄的。為了保存這些卑微而不足道的資料·本刊特闢「聊城轶聞」專頁·容納此項稿件。

微稿範圍：地方名勝古跡、寺廟、商店、行業、今古建築、等等的
興衰概況。宗教、反動會道門、幫會組織的活動情形。街巷村闾、故老遺
小至一廟一橋、一洞一石。只要有其趣味性歷史價值、也很歡迎。更有：
市井人物、釋道軼事、技藝、土俗、都收錄之類。尤其不限於本縣、別
的地方的也行。就這樣罷、以上為代序。八一年六月、婉菊。

二郎廟

從前、聊城東城門外、另有個「扣頭門」。是在城牆外圍又築一層迂迴形
箭護正城門的外城、這座叫「瓮城」、是為軍事上防禦設置。西、南門都有。

且說東瓮城上、緊對「魯仲連台」、有一座二郎廟。門向南、廟有殿宇、有
小院落、也有几株古柏、蒼翠旺盛、扎根於城磚之縫隙、也真難為它生長。

這廟大殿三楹，規模不小。神像塑的一個英俊雄偉的少年，錦袍金鍔，高踞座上，那丰頤粉面之上，三隻神目，凜然輝射，令人不敢正視。座下有一只狗蹲伏足邊，也怒目圓睜，看了怪吓人。這是根據「封神演義」和「西游記」的記述，而裝塑的，即所謂「楊二郎楊戩」是也。

老年人談：關於這個二郎神的「吠仙犬」，還有這麼一段趣聞。光緒年間，古樓底下有幾付肉架子。天天零砍生肉，也切熟肉。常常見一隻野狗，逡巡於肉架下，整子旁，找摩点碎肉剩骨，以充饑吻。這一日，砍肉時偶然掉落一块肉，掌柜的正想彎腰拾取，被那隻野狗跑過搶到嘴里，叨走了。被那賣肉的掌柜，扔出刀去，砍到狗腿上，狗立沒撒開肉，拖着傷腿，嗷嗷地跑了。

事真湊巧，有一位在當場看見這事的人，第二天，偶同鄰友逛東城，在二郎神座下，見到「吠仙犬」，頗詫異怎麼跟昨天挨刀砍的，那隻野狗，毛色一樣？又檢視牠的軀體，發現後腿上，泥片損壞一處，宛如被刀砍傷。

這還了得！他趕快告訴了肉架子掌柜的，於是焚香懺悔，央告二郎神饒恕。

他誤傷神犬之罪。其實，那泥狗發肥，原已損壞，和扔刀巧合。那隻野狗，是跑到別處去了，根本沒上東城。但這段「奇聞」，已傳遍了聊城各個街巷。關於這位「二郎神」，根據有美資料，有這兩種說法：

(一) 他是秦代灌縣李冰的儿子。他父子為地方農民興修水利。增進丰產，以人為了紀念和感戴，在灌縣建祠崇祀，今之「都江堰」即其地。在當地，並有剗斬孽蛟，為民除害的神話。

(二) 二郎神名叫趙昱，隱居青山，被召為，任命為嘉州太守，當時灌江中孽蛟為害，他披髮仗劍入水，少頃，提蛟首而出，旋轉白馬騰空去。唐時，封「神勇將軍」，又加封「赤城王」。宋時封「清原真君」。

以上兩說，二郎神都不姓楊，也沒提協助他擒妖降怪的「伏仙犬」。可見民間俗傳云云，且受小說煙染的影響。（述其略）

編後餘瀋

從本期起，改稱“聊城野史雜志”。月刊。（現下還稱不起叫“刊”。姑僭呼之）

本刊擬有固定性專頁，每期連載，即：“東昌野史演義”（章回小說）“乘涼瑣話”。“聊城軼聞”。“聊城城鎮地名瑣談”等。

關於從古典籍記載中，報刊中，如有涉及聊城及聊屬各縣鎮之文字，酌予轉載，以資充實。

徵求下列資料，祈讀者惠賜大作。要求真實。長篇或短篇，均可。

- （一）日偽侵佔聊城時，戰爭概況。
日偽在我縣統制時期的種種暴行。
- （二）漕運暢通時期，聊城商業發展史畧。
- （三）楊氏海源閣藏書，及損失情形。
- （四）聊城過去地方金融業概述。
- （五）民十九王金發匪部陷聊記。